



葛 進 著

英雄本色

东海文艺出版社

小說、特寫集

英雄本色

葛 進 著

范一辛等插圖

東海文藝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本書包括“英雄本色”“頑強的聲音”
“小薛”“一個女文工隊員的日記”“母親”
等七篇小說和特寫。內容是寫中國人民志願軍
的英勇行為和普通戰士、戰士母親們的偉大的
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的。

英 雄 本 色

葛 進 著

范一辛等插圖

※

東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38號)

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2號

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1/4 字數51,000

1957年2月第一版

195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2,000

目 錄

英雄本色.....	(1)
頑強的聲音.....	(7)
“小川馬”	(17)
小 薛.....	(25)
一個女文工隊員的日記.....	(32)
復員前夜.....	(38)
母 親.....	(56)

英雄本色

首長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寫一篇一級英雄連長陸明雄的英雄事蹟。以首長的話來說：“必須要寫得生動、真實、有力，並且要藝術化。”

陸明雄，我見過好幾次，也在一起聊過天。雖不算是十分熟悉，至少也不陌生。他身材較瘦，臉色黑里帶紅，兩只凹得很深的眼睛，炯炯逼人；很會說話，而且幽默得很，他慢吞吞地說一句話，常常會引得滿堂大笑。

憑着這些印象，再加上報紙上已經報導的材料，我想，只要再和他詳細地談一談，寫好這篇稿子是不成問題的。因此，我滿有把握地向首長說：“我保證完成任务！”

在往他連隊去的一路上，我盤算着，準備就以報紙上的材料為依據，請他逐點詳細地講解一下，這就一定可以更豐富，充實。

到連部辦公室門口，我喊了聲“報告”，推開門一看，在開會。正想退出來，英雄連長陸明雄早站了起來，熱情地招呼：“是你啊，進來，進來！會議剛開好。”說着，便走過來，一把握住我的手，把我連推帶拖地拉到了辦公室隔壁的寢室里。他把我推到炕上坐下後，自己卻又到門口向辦公室里的同志們說道：“司馬員的材料還是由我負責好了，一會我再找他談去。”他話還沒說完，只聽見辦公室里的同志們“哈哈”的笑了起來。

“你們笑什麼，是笑我的動員工作不行么，談了三四次還是沒有談出個名堂，是不是？別慌，三次不行四次，四次不行

五次，只要肯定他有功，那怕談上十次，也一定得了解出來，咱們評委會得對每個同志負責！”

我听了這些話，心中暗喜：他對評功這樣重視，我和他談話的效果也一定不會差。

他進來了，把手里拿着的一大疊材料向我晃了晃，說：

“你來得正好！這些人，真該好好的寫上几篇稿子，讓祖國的親人們知道，毛主席教導出來的戰士都是些什麼樣的人，英雄，真正的英雄！”他倒了杯開水放在我面前，自己也坐了下來，開始講英雄故事了。看他那嚴肅認真態度，對戰士們的英雄事蹟的熟悉程度，和講得那麼具體生動，使我忍不住拿出本子，當着他的面做起記錄來。他越講越興奮，還不時的提醒我：“這段很重要，記下了沒有？這一點很好，可別漏了！”

可是，講了半天，我本子上也記了很多張，我發覺關於他自己的事，却一個字也沒提到，就象他根本沒有參加這次戰鬥似的。

等他的講話告一段落時，我提議他把自己的事蹟談一談。他疑惑地看着我，問：“怎麼，這些材料不好么？”我知道他是誤會了，於是就把政治部的寫着“了解陸明雄同志的戰鬥事蹟”的介紹信交給他。在他看介紹信的時候，我把本子翻過一頁，在白紙的上端寫上了“記陸明雄自述”的標題。

他看完了介紹信，臉上泛起了一陣紅，問道：“你要我談什麼呀”——屁股坐在炕上，現出了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剛才談話時的那股勁頭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

“最好請你把報紙上寫的那些，再詳細地跟我拉拉，越具體越好。”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了他。

“你說的是報紙上寫的嗎？”他揮了一下手，竟毫不客氣的提出了對報紙的批評：“依我看，那上面寫的太片面，誇大了事實，就象整個戰鬥就是我一個人打的一樣。叫我怎麼說法

呢？”

我知道報紙上的材料，都是他連隊里的戰士們反映的，完全是事實。于是我說：“報紙上並沒有誇大事實，譬如說‘奮勇當先，連炸了三個碉堡，為全連開闢了沖鋒道路’……這不都是事實嗎？”

“啊呀！同志，你別再重複這些漂亮的詞兒好不好！”說着，他又向我解釋道：“你不知道，我一直跑在前頭，那是因為我的負擔輕，跑得快。戰士們身上揹的槍、子彈、榴彈等，加起來不下四十斤；这么大的雨，山路多滑呀！而我呢，就是一枝手槍，十几顆榴彈；那當然是我跑得快。既然跑在前頭，碰到了火力點，還能不炸掉它么？是不是？這有什麼好談的！”

“那麼報紙上說的‘加油及時’呢？”我又問。

“這還不是報紙給按上的好聽話！”

“報紙是根據你連里戰士的反映才寫的呀！”

他笑了起來：“咱們的戰士哪，真會編，都能當記者了。這大概是跟你們學的。好吧；我說給你聽：戰鬥小組在前沿戰鬥，我當指揮員的是不是要跑去指揮？要。那就是囉。既然我經常要跑來跑去的，順便帶上些子彈、榴彈去，又算得什麼呢？也值得提！”

“可是你別忘了‘加油及時’的‘及時’啊！戰士們都說：‘連長象鑽在咱們肚子里似的，前沿少什麼，就送來了什麼。’這是怎麼回事呢？”我緊緊逼住他。

“你也真是聰明腦瓜笨肚腸——光信他們講的！我問你：當指揮員的要了解前沿戰鬥小組的情況，那還能指揮么？要這樣，倒是該受處分了。”

我的問話，一句句都被他頂住了。最後，我想起了戰士們編的快板，於是又問他：

“那‘組織雙層火力網，敵人全部殲滅光’這事呢？戰士們



唱的‘哪兒炮火最兇猛，就有連長陸明雄’，又怎么講呢？”

“看你，連這也算上了。‘組織雙層火力網’是平時學習的戰術嘛，學了不用，不成教條主義了？要說戰士們編的快板嘛，”——他有點不耐煩地站起來，雙手扳住我的雙肩，一對發光的眼盯住我，輕聲反問：“我說你要是去指揮戰鬥，難道會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嘛？我來把它改半句吧：哪里炮火最兇

猛，指揮員不在就該‘熊’；”說完，他又哈哈大笑起來。

我被他笑得呆住了，再也找不出什麼話可以問他，一時只是怔住了不响。瞥一瞥攤開着的筆記本，上面除了早已寫好了的標題以外，一個字也沒記下，我的確有點懊喪了。誰知他却笑着對我說：“不是早跟你說了，沒什麼可談的，你不信。你要寫咱們那些真正的英雄們，材料我給你包下來。多帶幾個本子，保證你記滿了回去。”他看出我很失望，便開玩笑地說：

“同志，你找錯對象了！好吧，你先躺一躺，我還有點事去做。晚上，讓我考慮考慮，看有什麼值得談的，再跟你談。”說着，他拿起一本本子，匆匆走了。

我說不出有一種什麼感覺，對這次訪問，產生了一種從前沒有過的茫然情緒。由於跑路太多，有些疲乏，所以倒在炕上，一下子就睡着了。

蒙蒙朧朧地聽見隔壁房間有人在說話。聲音很低，不時夾着一陣陣壓制着的笑声。一個粗嗓門說：

“輕點，当心隔壁……”

這句話可把我的瞌睡給赶跑了。昂起頭，仔細傾听着他們說的什麼。

“講出來了沒有？”一個問。

“講了，這小鬼講得倒還具體。我看，准能評上三等功。”

“連長不是跟他談過好幾次了，可什麼也沒談出來。今天不知用了什麼法寶，這麼靈驗，”

“連長說這叫做‘逼功法’，是才學到的。師部來的那個同志，也是這樣一個連一個、象出考試題一樣地逼咱們連長的。”粗嗓門說到這里，扑哧一笑，把聲音壓得更低，說：

“可是什麼也沒問出來，倒叫連長學到了這個本領，把司號員的功蹟給揪出來了。”

“哈哈……”又是一陣笑声。

晚上，我集中精力繼續和陸明雄談，可是與中午一樣，他興高采烈地談着每一個同志的戰功，而談到他自己時，却仍舊是一句“這有什麼好談的！”最後，干脆來個“關門”——

“說真的，下午我考慮過了，的確沒什麼好談的。要末，就把這才寫好的戰鬥總結拿去看看。”我接過寫得滿滿幾頁的戰鬥總結來看，那上面也很少提到他自己。

“你逼着司號員報功，為什麼你自己……”我沒辦法只好用偷聽來的話要挾他。

“怎麼：你也知道這小鬼的事啦？可真不容易啊！第一次上戰場，才十七歲的小鬼，居然能把四個都够他兩人高的鬼子押下來，又沒好使的武器，主要是憑機智和勇敢。當然應該給他評上功！可是，這小鬼真怪，自己的功硬是不肯講。幸虧你，同志，教了我這個‘逼功法’，終於被我‘逼’出來了。”

“那你自己……”

“我知道你又要問我了，那可不一樣呀……”底下他沒話說了，却大笑着用手指着我的鼻子打趣道：“你呀，你这可是逼公雞下蛋嘛，同志！”

沒有辦法，我也只好跟着他笑了起來。看看攤開的本子上，仍只有“記陸明雄自述”六個字，我好象有些失望：這不是沒有完成任务嗎？可是待我合上本子時，我清醒了：我雖然沒有採訪到英雄連長的英雄事蹟，可是，我已得到了比原來預計的更大的收穫——我找到了產生英雄事蹟的源泉。坐在我面前和我談話的英雄連長陸明雄，不正是已經向我展示了他的高貴品質嗎？不正是這種謙遜、忘我、無條件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才產生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英勇行為嗎？想到這里，我覺得我已經能夠完成首長交給我的任務，甚至可以超額地完成任务。可惜的是，雖然我能夠接觸到英雄人物的高貴品質，却無法理解得更多；

（插圖：范一辛）

頑強的聲音

整整兩天三夜了，指揮所里的每一個人——上至團長，下至步行機員、通訊員，都屏住氣息靜聽着一個從步行機筒里傳出來的沙啞的聲音：

“‘老劉’（註一），打三號陣地二十發；……打得准；哈哈，都滾着逃呢……快追打五號山頭；……打得好；有五、六個溜到三、四號結合部去了。‘老張’（註二），打三發……好呀；全部報銷！”

這個沙啞嗓門的人，叫蔣志泉，步行機員。就是他，在敵人陣地上的一个碉堡中，憑着自己的堅強意志，通過唯一的武器——步行機的聯絡，已經堅持戰鬥兩天三夜了。鬼子接二連三地攻打這個碉堡。但由於這個沙啞的嗓音從步行機中不時地向指揮所報告正確的射擊方向，使我們的炮兵得以一次又一次地消滅着成批的敵人——碉堡就始終兀立在敵人的後方：

一個不能走動的傷員，沒有武器，在敵人陣地上的碉堡里，在四周被包圍、兵力無法援助的境地中，却在成批地消滅着敵人。這不能不是個稀有的、偉大的奇蹟：

蔣志泉的英雄事蹟，一陣風似地吹遍了前沿的每一個陣地，又迅速地在後方的各個角落傳播開來。所有前沿陣地上能從步行機里收聽到他聲音的單位，都在听着；無論誰的心弦都被這沙啞的聲音扣住了。

各個單位的賀信、賀電，不斷地送到指揮所——“向堅守在敵人陣地上的勇士——蔣志泉致敬！”“更大的榮譽在等着你！”“……”——再通過指揮所的步行機，轉達給這個創造

奇蹟的人。

现在是第三天的下午一点鐘了。从步行机听筒里傳出來的聲音，越來越嘶啞，越來越多地夾雜着一陣陣難堪的干咳聲。但他的每一句話，不僅還是那么兴奋、有力，而且越來越強烈地帶着一種激動人心的音調。

“報告首長，同志們，”在一陣緊張的炮襲之后，聲音傳來：“今兒个又報銷了它八、九十，合上前兩天的，快湊滿它三個連了……”干咳了几聲后，接着說：“我，还是老樣子，傷勢沒加重，也沒再掉半根毛。哈哈……”笑了一陣之后，聲調突然嚴肅起來：“團長同志在吧。我想跟他親自說几句话。”

團長从步行机員手中拿过話筒：“說吧，我听着，蔣志泉同志。”

“團長同志，五個鐘點內，電池要用完了……”

指揮所里的每一個人，都不禁一楞。虽然大家都早就明确知道：他，蔣志泉，是决不可能回來的；將一直战斗到死。但是三天來，人們担心他最后牺牲的心情，已經被他这充滿着勝利信念的聲音所冲淡了，甚至于几乎忘了他是处在敌人的包圍中，忘了他最后必然牺牲的命运。相反，人們彷彿覺得他会永远战斗下去，永远永远地消滅敌人。可是現在“五個鐘點內，電池要用完了”這句話，把人們驚住了，這就是說，这个沙啞的聲音，在天黑——六點鐘以前，要停止了；这个創造奇蹟的人，蔣志泉，要和大家永別了；五個鐘點，這是一剎那的時間呀！

“團長同志，”聲音接着說：“請放心。我還留着一根爆破棍；我自己懂得最后應該怎么办的。請相信我……”聲音突然中止了。靜了一会，高喊起來：“炮兵同志們讓咱們加把油吧，湊滿它一個營——‘老張’！朝二号山头的窪部三十

發！”

炮彈從指揮所頂上呼呼地飛向敵人陣地，傳來一陣陣猛烈的爆炸聲。在隆隆的炮聲中，聲音高喊着：

“再打！二十來個竄到三號山頭去了。好，打得好！哈哈！王八們都滾下去了——再給它兩下吃！對！……好了。又報銷了它一個加強排。”

炮聲停了。听筒里傳來一陣急促的、令人听后喉嚨發癢的干咳聲。團長不由得回頭望望放在桌子上的熱水壺，搖搖頭：三天三夜了，他一直在不停地嘶叫着，他沒有進口一滴水呀！

“蔣志泉同志，我相信你，同志們也相信你！”團長的聲音竟也因激動而有些異樣了。但立刻又恢復了他那鎮靜、安詳的語氣問道：

“蔣志泉同志，你對上級有什麼要求嗎？”

“要求？”停了片刻，聲音說：“團長同志，我是有一個要求。不過，這要求你已經給了。”

“給了？”

“是。我唯一的要求是：黨能夠信任我。”

“哦……好的，好同志。”團長沉思了一會，放下話筒，慢步走到電話機房，給師黨委會搖電話。

“……他說：‘我唯一的要求是：黨能夠信任我。’”團



長彙報了一天的戰況後，把蔣志泉的話一字不改地向師黨委會報告。

“……請你告訴他，他是黨的光榮！”師政委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從電話聽筒里清楚地送出來。

團長走回到步行機边上，拿起話筒，莊嚴地說：“師政委代表師黨委說：你是黨的光榮！”

蔣志泉的聲音顫抖而又堅定地說：“決不辜負黨給我的榮譽：保證消滅敵人滿一個營！”

兩個鐘點內，砲兵部隊、坦克部隊，在前沿陣地的連、排以至炊事員，都來電話祝賀這個黨委稱之為“黨的光榮”的人。團長親自轉達着每個單位的賀電。

對每個單位的賀電，蔣志泉也都這樣答復：“決不辜負黨給我的榮譽：保證消滅敵人滿一個營！”

蔣志泉——這個不能走動的重傷員，他難道不知道自己的最後命運嗎？他是在爭取着自己的生存嗎？不。他早在三天三夜以前，就已經明確地知道自己的命運了。

三天三夜前，也就是在我們攻下了敵人的山頭並接連打退了敵人日夜不斷的數十次反撲後的第三個黎明前，因為已經達到了爭奪戰的目的——消滅了超出預定數字一倍的敵人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揮所命令尚在敵人陣地上的不足一個班的部隊，在黎明前突圍撤出戰鬥。

可是，突圍有極大的困難。首先，蔣志泉同志是個重傷員，他的一條大腿叫彈片炸斷了。雖然他神志和沒負傷的人一樣清醒，但他自己不能走動，更不能突圍出去。同志們想設法揹着他突圍，但還有四個奄奄一息的、昏迷不醒的重傷員，是無論如何也沒能力把他們揹着突圍出去的——所有能突圍出去的共只六個人。怎麼辦呢？難道就把他們留在這兒不管了？難道在他們臨死之前還要受到鬼子的侮辱？即使只揹一個蔣志泉

出去吧，也顯然是極危險的事——弄不好會影響整個突圍任務。

蔣志泉堅決不同意這樣做。

“不能為我個人影響大家！”他激動地抗議：“他們四個人要有人保護！他們還沒有死，還有一口氣，不能讓敵人來欺侮他們！我反正也是個半截兒的人，我留下來保護他們！”

“那你自己……”

“沒什麼！我有步行機，可以聯絡砲火射擊！”

“敵人沖進來呢？”

“不可能沖進來！”蔣志泉執拗地說。但隨即又輕聲道：“就算最後沖進來吧，喏！”他用嘴向碉堡的一個角落裡一指。

那邊豎着一根漆黑的爆破棍。

一陣靜默。

“同志們，請相信我吧！”蔣志泉用顫抖的聲音懇求道：“快走吧，快走吧，天立刻就要亮了。快走吧，快走吧！我自己懂得該怎麼辦的。請相信我吧！”

團長從突圍回來的同志們的嘴里，知道了這一切情況。第二天，四個重傷員在蔣志泉的保護下，終於沒受到敵人的侮辱而先後光榮地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團長想着蔣志泉的鎮靜和他所創造的這奇蹟似的戰鬥的力量，想着當蔣志泉自己所說的那個“最後該怎麼辦”的壯烈時刻的即將到來時候，他竟然還在想消滅敵人，還在為自己提出應該在這瞬間的生命中，“保證消滅敵人滿一個營”的任務。

……團長沉思在這崇高的探索中。這一切，在革命部隊里，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他的心仍不能不象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那麼激動，他無論怎樣也平靜不下來。他不禁想起了吳運鐸同志在“把一切獻給黨”那本書中說的一段話：

“一个人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死掉，他也许无所恐懼、無所顧惜，但是，如果一个人明明知道这样做就可能在火光的閃耀中停止呼吸，而不去逃避，那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大的毅力。这种勇气，这种毅力，是来自对共产主义事業的忠貞信仰，是来自对集体，对同志的热爱。”

突然，蔣志泉的声音第一次含着焦急的語气，从耳机里送出來：“怎么搞的：敌人叫打怕了，不來了？”



团長的思路被打断了。他看了一下錶，时針指在3字上。离6时——这个壯烈的时刻只有三个鐘点了。他体会到蔣志泉此刻所以焦急的原因：担心会失去消滅敌人的时机。的确的，敌人已經有兩個來鐘点不來反撲了。难道敌人肯就此罢休了嗎？

“不。会來的。天黑以前，一定会來的，会大干一場的！”团長憑他的經驗，以肯定的語气說。

“对了，他們一定是在多准备些送死鬼呢。团長同志，准許我随便聊聊吧，靜得可难受呢！”

“休息一下吧，你的嗓子……”

“不能啊！团長同志，我滿肚子的話想說出來……”一陣

干咳之后，声音說：“我講小声些好了。沒关系的，嗓門已給考驗出來了。團長同志，不知怎么搞的，我想起我娘來了。我娘待我多好啊：讓我講給大家听听吧。”

“可是你的嗓子……”

“不要緊，團長同志，我講小声些，不費勁的——不讓我講話，反而憋得难受。”

这懇切的声音，这合理的、最后一次的請求，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他呢？嗓子，是需要休息；可僅僅不准他說出湧上心头的話，难道就能使他好受些么？

“好，蔣志泉同志，你講吧，”團長终于对着話筒說：“我們都听着。”

一切都靜下來了。从听筒里傳出來的沙啞的声音，平靜却又激動的講着。指揮所的每一個人，陣地上所有有步行机的單位，都聚攏在一起，象听收音机里的重要報告似地，聚精會神地听着。

“我七歲那年就沒了爹——爹叫鬼子給活活的勞累死了——就靠娘到東庄要点飯，西庄討些粥，把我拉扯大了的。

“娘常給我講爹怎么死的和爹死了后的辛酸事，总要講到我撲在她懷里嗚嗚地哭起來，才含着淚說：‘志泉，娘就靠你一個了，咱們倆再怎么也得在一起，啊！’

“‘娘，說什麼我也不離開您。’我也总是这样回答。娘便哭了，一面替我拭淚水，一面說：‘好孩子，好孩子……’

“誰知道一九五〇年，美國鬼子打到鴨綠江邊上來了。村里動員青年志願參軍。好大的勁頭呀！我下定了決心：保衛祖國，報名參軍去。可看娘的臉色哪，慘白慘白的，整天說不上一句話，总是坐在炕沿上，呆呆地望着爹的遺象。我再怎么也沒這股勇氣敢當面去問娘肯不肯放我走。我怕她哭，怕把我的心給哭軟了，就參不成軍了，……怎么办呢？我就偷偷地溜到